

星妹、月妹 和老板

邱恒聪著

XINGMEI YUEMEI HE LAOBAN



星妹、月妹 和老板

邱恒聪著 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星妹、月妹和老板

邱恒聪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2 $\frac{1}{2}$ ·插页3·字数231,000

1986年12月第1版·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8,300

书号10137·159 定价1.90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邱恒聪，40岁，江西宁都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西省文联委员、作协江西分会常务理事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，江西省劳模。一九六九年于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在井冈山下的遂川剧团任编剧，一九八〇年调吉安地区文联。他从小酷爱文学，十五岁开始发表作品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发表作品近三百万字，其中有长篇小说《狂飙》、《古城枪声》；传记文学《文天祥》、《宋应星》、《毛泽东在井冈山》等和一批电影剧本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诗歌；长篇小说《少年军需队》（与人合作）于一九八四年获江西省优秀作品奖。

第一章

“轰隆隆……”

天塌了？地裂了？山摧了？树折了？

这响声震耳欲聋，好象要把这古老的山乡吞没；接着又是一道利剑似的亮光，象要把这混沌迷离的天地劈开；落叶、飞砂、走石……汇合成一股股旋流，在这山野林莽中狂飞肆虐奔腾。一只只百灵和山麻雀从吹落的鸟巢里惊飞出来，它们尚来不及辨别人世间发生了何种灾难，小脑袋就撞上了石壁。石壁上只留下了它们的点点血迹。

“轰隆……”

这响声，惊醒了一位躺在血泊中的年轻妹子，她在狂风中蠕动着脑袋，蠕动着身子。她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咬嘴唇，好象在试一试生命还属不属于她，一阵疼痛使她的全身痉挛了一下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

重复的巨响，使妹子从昏迷中醒来。哦，原来这不是天塌，不是地裂，不是山摧，不是树折，而是雷声，雷声啊！

雷呀，月妹子在人间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，她从未象眼下这般感到亲切、振奋。记得在她当嫩丫的时光，她怕死了雷哩，只要雷一响，就赶紧往祖母的衣襟里钻，仿佛老人那宽大的衣襟是特别的避雷袋，她真傻哟！而今，她才明白，这是人世间最美妙、最威武、最有气势的音响！

“轰隆——”

“轰隆——”

“轰——”

滚滚的雷声，迭连不断象在呐喊，象在呼叫，象冥冥中把月妹子唤回人世间。

闪电，闪电——

一道道电光，终于刺开了月妹子紧闭的双眼：

哦哦，她这是躺在哪里呀，这石板坡，赤卫队员们操练集合的地方，怎么悄无声息呀，队员们都睡着了，挤挤压压躺了一地。有的脸朝上，有的背朝上。哦，断肢、断腿，凝固了的发黑的血。她月妹子是躺在尸体中间。从那些残刀断戟、枯枝棍棒、红旗碎片，她想起了刚才的血战。又一道电光，使月妹子发现了一条尚未干涸的血流，它从尸堆里伸延出来，流向低低的坡下，在石板上画出了一道粗粗的红线，那红线宛若一把不屈的血剑，伸向青

天……

月妹子心碎了！

闪电熄灭，满目又成一片混沌。月妹子从地上拾起一把被鲜血染得湿漉漉的马刀，砍下几大把冬茅，投向一只余烟袅袅的树墩。

一堆篝火燃起了，把夜的帷幕折射得晶黄晶黄，在火舌的周围氤氲着一团团霭气，若似蚕条儿吐出的轻丝。

月妹子自然无心境欣赏篝火，她的身影在篝火中移动着，她多么希望石板坡的这些叔伯弟兄们，是由于疲劳而作短暂的歇息，只要拍拍他们，他们就会醒来，打着呵欠，揉着眼睛。

可是，美好的希望毕竟不能代替可怕的现实，死者们的血早凝固了，心停止跳动了，空中的雷声，他们再也听不到了。

月妹子哭了！雷声，伴着哭声，震得山摇地颤。

她的瘦小的身躯在一具具尸体前移动着：那是老古大伯，他的胸膛被刺刀戳得稀烂，可牙关里还咬着一只敌人的耳朵；那是秀秀大婶，她腹内那未满六个月的婴孩，尚来不及吸一口人间新鲜空气就过早地伴着娘去了；那是鸭蛋，他戴上赤卫队的红袖章还没三天；那是……

哦，那不是她爹——赤卫队长冯老大么，如果不是那惨白的脸，不是那支插进腹内的毒箭，她真不敢相信他也走了。她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喉咙发哽发涩，不知怎的，她

的哭声反而停了，她用力拔出了他腹内那支蘸有“三步倒”的毒箭，用指揩净他嘴角的血，她多么想用罗布巾饱蘸上清凉的泉水，为他洗一把脸，然而石板坡上的泉水被一具白狗子的尸体弄脏了。

“轰隆——”

又是雷声。

月妹子扑咚一声跪在爹的尸体前。

冯老大左手的中指正勾着胸口袋，那是他掏烟盒的习惯动作。他爹是个“烟鬼”，十根指头被熏黄了五根。月妹子是个孝顺女，听说吸烟能提神，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为爹提供烟丝的任务，她常常在爹的烟叶里掺些芋荷叶，以延长那少得可怜的烟叶的使用时光……

月妹子轻轻地把爹的指头从胸口袋上松开，在他口袋里掏出了那支熟识的硬竹壳烟盒，盒里只剩下几根烟梗、半缕烟丝，月妹子将它们捻成一团，轻轻放在爹的鼻孔边，让他吸个惬意，吸个饱足。

她记得是昨天，她喜出望外地在坳子里的野菜地里发现了一棵野烟叶。她赶紧摘下来，用篝火烤干，而后合起巴掌，把它揉得碎碎的，装进了爹的烟盒。

冯老大美美地吸了几口烟，来劲了，他拍拍月妹子的肩：“等革命胜利了，你去烟厂当个烟工吧，有你，我就不犯愁了！”

一个赤卫队员说：“你老大这是拿着洋枪当棍使，你家月妹子是金嗓子，哪能干这营生？”

一提月妹子的嗓子，队员们都来了兴致，非要月妹子唱一曲。

冯老大笑呵呵地吸了口烟说：“妹子，大家伙看得起你，你就唱吧。”

这一带的山里老倭都晓得月妹子嗓子好，唱起歌来，百灵子会停喉，溪流会停步，月牙儿会从云间探出脑袋来洗耳恭听。

每次，月妹子都不负众望，她最爱唱的就是那首《兰花曲》。

辫子一甩就启唇了：

“天上众星伴月亮，
山里百花有……”

殊不知，月妹子刚唱完头两句，递步哨就告急来了，说是敌人重兵提前行动，上级命令赤卫队提前到达石板坡。

于是，歌声断了……

断了的歌声能接起，可是，逝去了的亲人呢？

月妹子望着闪电里，爹那惨白的脸，爹呀，你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几曾如此安稳地躺下过？还有那横七竖八挤满石板坡的父老叔伯们，为嘛咯去得那么匆匆，你们连月妹子的《兰花曲》还没听完啊！

于是，月妹子发疯似地放开喉咙：

“天上众星伴月亮，

山里百花有兰香。

……”

唱着唱着，她哭了。她哭着唱着，唱着哭着，弄不清是哭还是唱。唱毕，她已经泣不成声了。

“轰隆”，又一声雷响，这响雷使她醒来，她的耳边响起她爹——虎潭乡农会主席、赤卫队长冯老大的话。

冯老大说：

“妹俚，今后的路再艰难，你们姐妹俩也要挺住，挺住……”

当时她含泪问：“爹，你说，红军哪时光会打回转呀？”

爹坦白地摇摇头，巴掌捏着烟盒没有回答。

她用巴掌捂住脸，从指缝里流出了泪水。

爹一把拉开她的手：“哭嘛咯，红军走了，可革命还没有走，它还在俚俚山村，还在俚俚心间，去，采一束洗手兰来！”

她晓得，爹平素喜爱洗手兰，家里的屋前篱后，种的都是这花。她把采来的洗手兰，恭恭敬敬地捧给爹。

爹抚着它，象在抚一件无价之宝，他语气沉重地说：

“你，还有你姐，若能象洗手兰那样做人，那有多好！”

但冯老大来不及把话说完，一发敌人的炮弹落在工事前。殊死的拼搏又开始了……

而今阴森森的厮杀声，刀撞戟碰的咣当声，血红的野火，滚动的浓烟……虽然已经从石板坡上逝去了，可坡上这些牺牲者激战的身影，仍在她面前浮动……

她是死者间的幸存者，叔伯弟兄们合力用死换得了她的生存。这九死换来的一生怎能不使月妹子感恩呢！苍天和大地可以作证，如果她现在就死去，而能换来死者们的新生，她会毫不犹豫地去做。

但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

她步履艰难地走到坡侧的土嘴子上，脱下自己的衣服，把潮湿的泥土，一把一把捧到衣服里，然后拎到石板坡，怀着崇敬而悲戚的心情，在每一个死去的亲人胸口放上一把。

她把剩下的土全部倾在爹的胸上，土里居然还有一朵未曾被揉碎的洗手兰。

她突然直戳戳地跪在爹面前。

“哗——”

雨幕终于从天而落。它偕同月妹子的泪水，落在亲人们的身上、脸上，冲刷着石板上的血迹，汇成一股股激流，向山下奔泻。

黎明，在风雨中悄然来到人间。

月妹子也不知在雨中跪了许久，双腿都麻木了，她仰起脖子，才发觉夜里的急风暴雨已变为飘飘洒洒的毛毛细雨。整个山峦都笼罩在淡淡的、薄薄的雾幕中。

毛毛雨，毛毛雨……它使月妹子的心猛地揪了一下，

啊，就是这毛毛细雨，使月妹子想起了一个人！

那人是她的姐姐星妹子。

要在不打仗的往常，她的姐姐早把她从床上弄醒了，早拉着她的手跑到门口的小土坡子上了，去做嘛咯呢？

去淋毛毛雨！

姐姐真怪，她好象生来就爱毛毛雨，只要一落毛毛雨，她就跑进雨幕里，仰着脸，让细细的雨丝淋个够，常笑那些在毛毛雨里撑伞的人是傻佬。月妹子本来对毛毛雨没有什么情感，可是经不得姐姐多次的怂恿，也渐渐地喜欢上这雨了。那是她三年前当上赤卫队员第一次放哨，天上云气氤氲，正落毛毛雨。她手持梭标，头戴斗笠，正在紧张地注视着前方。突然，从背后伸过一只手，一下子把她的斗笠掀了下来。她一看是姐姐，就说：“姐，你发癫！”

星妹子说：“姐不癫，你晓得雨是嘛咯么？”

“雨就是雨，天晓得它是嘛咯！”

“不，”当姐姐的郑重其事，好象样样都懂，“没有雨，能有世上万物么？傻妹俚呀，雨是天老爷洒落的甘露哩！”

“甘露！”

“嗯！不信，你张开嘴巴尝尝！”

星妹子没有半点玩世不恭的样子。

月妹子果真仰起脖颈，张开嘴，伸出小舌头接着雨丝。

她品味着，细细品着，禁不住喊出声来：“姐呀，果

真是甜的，甜，真甜……”

姐姐笑了。

甘愿服输的月妹子一把抱住星妹子：“姐，你世上百样都懂！”

“快莫折我！”姐姐的指头在妹妹好看的小鼻梁上戳了一下。

打这以后，月妹子也爱上了毛毛雨，赤卫队员们经常能看见下毛毛雨时，她姐妹俩站在坡上，抖开一蓬黑得发亮的发丝，仰起脸，接受那“甘露”的洗礼！

而眼下，月妹子本能地张开嘴，但，当几丝细雨与舌头相触时，她竟差一点要喊出来：“天哪，毛毛雨怎的变苦啦！”哟，毛毛雨，你能告诉月妹子，星妹子在哪里？

她，星妹子，也在这毛毛雨里么？

不知这是毛毛雨的启示，还是月妹子本能的思维，她蓦然想起生她养她的虎潭乡。前天的黎明，她同姐姐就是在那里分手的，她跟赤卫队接到命令去石板坡，星妹子接受任务率领乡亲们转移。

那是多么令人心碎、心颤、心寒的黎明啊：尽管天上还有尚未隐去的煌煌璀灿的星光，尽管山与天相接的光晕漫溢着无限幽辉，尽管爱早起的红嘴相思鸟已经出巢，开始用动听的嗓眼儿为虎潭乡人唱歌吟曲，可虎潭乡的老俵们谁也没心思欣赏这一切了！他们就要离开这块生活了几辈子的土地，就要同当赤卫队员的亲眷分手，就要舍下这

刚刚添上新瓦、垒上新砖的屋舍，就要……

那低低的有如山风吹击破门板似的声响，是哭音，是从几个老太婆喉咙里发出来的。凄楚的哭声显然是不祥之兆，它使得村头草坪上的人愁眉不展，惶恐不安。

“谁敢再哭！”忽然象响起一声炸雷，一条人影跃上了往日斗土豪用的土台。

哦，是星妹子！

尽管光线很暗淡，人们依然能看清她那严厉的脸，那怒气冲冲的眼，那威风凛凛的身段。

“你们保佑赤卫队打败仗么？”星妹子的话咄咄逼人，“我看谁再哭丧！”

果然，此话一出，哭声戛然而止了。

正为此事麻头的赤卫队长冯老大为女儿的威力感到满意，他吹响了哨子，很快把队伍集合好。

去石板坡的赤卫队员们要与亲人们分手了，彼此间的目光在交递着感情。月妹子一步上前，使劲捏住星妹子的巴掌。

做姐姐的舒开手掌，让妹妹的掌心贴着自己的掌心，无须使用语言，相互明白心意，妹妹在说：“姐呀，你肩上担子重，可得多加小心！”姐姐在说：“妹呀，这回风险大，你得粗中有细！”

几乎是同时，月妹子与星妹子巴掌松开。

星妹子从腰上卸下一根布带，束在月妹子腰上，据说束腰可卸寒气，保体暖。

月妹子没什么好送姐姐，顺手在地上摘了一朵洗手兰，插在姐姐头上。

要分手了，妹妹才开口说了句：“姐，我们还会见面吗……”

姐姐说：“嗯，会的，在虎潭乡，还在那里……”

在虎潭乡，月妹子透过细的雨幕，好象看到了姐姐的身影，看到了希望。她决定立刻去找姐姐，去找乡亲们来报仇。她从爹的手掌里抽出那把带血的大刀，又向躺在血泊里的父老们磕了几个头，便上路了。

毛毛细雨仍然不紧不慢地下着，月妹子被淋了个水湿，她也不知道十九里山路，几乎被她一口气抛在脑后。

天哪，她简直不敢相信，这难道是闹革命闹得红红火火的地方吗？

月妹子站在一片废墟前愣住了。土墙井然的农舍没有了，袅袅飘动的炊烟不见了，悬在各庄户人家屋檐下的一串串鞭爆似的红辣椒干散了一地，用柳枝杨条围就的茶园被毁了，垒得高高的稻草垛烧成了一堆黑灰……。往常，这时全村黄牯牛的欢叫，闺女家叫爹吃早饭的喊声，舂米的“嘭嘭”声，以及赤卫队员们操练的脚步声、喊杀声、刀枪碰击声……现在都统统没有了，只有这毛毛雨在不停地下。

月妹子习惯地仰起脸，接受那甘露，就在这时，她看见了遥挂于远处的虎瀑。

在茫茫烟雨中，虎瀑从三十余丈高的石壁上飞落而

下，似空中落下的一道银帘，发出轰轰的响声。她的虎潭乡就是以此而得名呀！

值此大劫大难、山乡变容改色之际，只有这虎潭瀑布依然故我，还是象往常那样的威武雄壮，那样的气势磅礴，那样的从容自如，它飞着珠，溅着玉，丝毫不见害怕和胆怯。

月妹子望着虎瀑，突然放大喉咙喊：“姐——姐！”

山谷立刻传来回音：“姐——姐——”

月妹子猛然觉得，星妹子全身武装从虎潭那儿朝她奔来了，她正想不顾一切地迎上去时，一抬脚被一块石头绊了个趔趄，星妹子不见了，前面依然是那道闪亮的虎瀑。

不久前的一件事又涌上了她的心扉：那是赤卫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打了胜仗归来的时候，也是一个黎明，虎潭乡却并不宁静，乡亲们的锣鼓声和爆竹声几乎把村子快闹翻了。月妹子和星妹子却无心参加这欢迎仪式，他们带着激烈鏖战的浑身泥沙、硝烟，手拉手来到了虎潭边。

趁着天亮前没人，姐妹俩脱下战衣，跳入了虎潭，舒心地游，舒心地洗。

月妹子拍着那青绿青绿的潭水问：“姐呀，你说这瀑布象嘛咯呀？”

星妹子用水抹了把脸说：“你说呢？我先问你！”

月妹子很自得：“我说象一道彩虹！”

“不象不象！”星妹子说，“我说象一块绸子！”

“绸子？”月妹子揣摸着姐的话，“嗯，它抖抖动动的，是象！”